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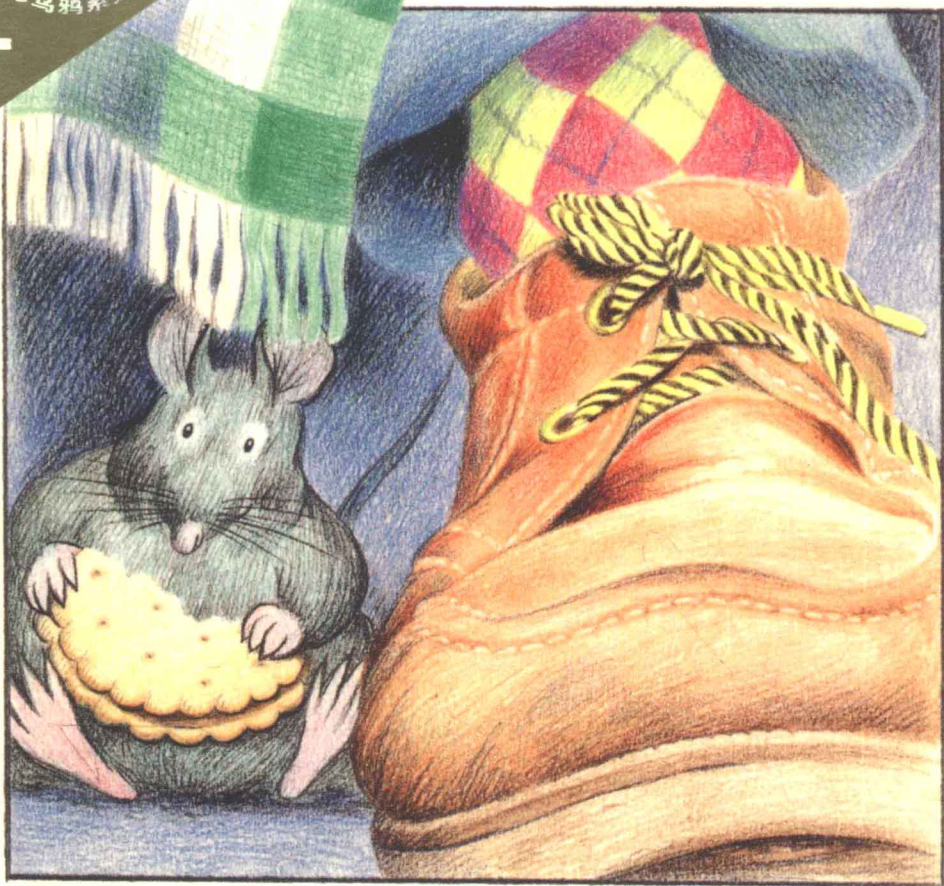
1



彩乌鸦系列10周年缤纷呈现

[德] 乌韦·狄姆 / 著

陈俊 / 译



火车老鼠

火车老鼠

[德]乌韦·狄姆 著

陈 俊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火车老鼠 / (德)狄姆(Timm, U.) 著; 陈俊译.

--南昌:二十一世纪出版社,2012.5

(彩乌鸦系列10周年版)

ISBN 978-7-5391-7598-0

I. ①火… II. ①乌… ②陈… III. ①童话-德国-现代

IV. ①I516.8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44540号

DIE ZUGMAUS by Uwe Timm and Tatjana Hauptmann

Copyright © 1981, 2003 by Diogenes Verlag AG Zurich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iogenes Verlag AG Zurich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07 by 21st Century

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

版权合同登记号 14-2007-042

火车老鼠 / (德)乌韦·狄姆 著; 陈俊 译

责任编辑 彭学军 魏钢强

装帧设计 魏钢强

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(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)

www.21cccc.com cc21@163.net

出版人 张秋林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版 次 2007年9月第1版

2012年5月第2版

2012年5月第19次印刷

开 本 889×1300 1/32

印 张 3.25

插 页 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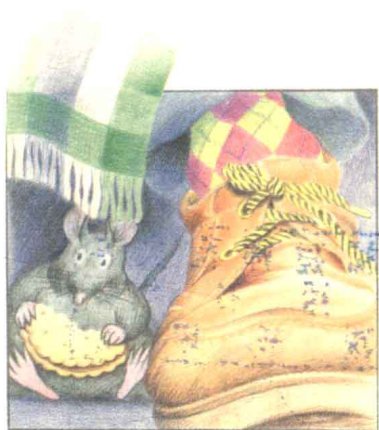
书 号 ISBN 978-7-5391-7598-0

定 价 14.00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)



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



乌韦·狄姆(Uwe Timm,1940-) 德国当代著名作家、出版家。长期在国外游历和创作,足迹遍布南美、北非、北美。现定居慕尼黑。其青少年文学作品蜚声欧洲,主要作品有《夏至前夜》、《海盗鸟》、《咖喱香肠之发现》、《跑猪噜噜》、《火车老鼠》等。

火车老鼠

[德] 乌韦·狄姆 著

陈 俊 译



“这 么长一段时间你到哪里去了呀？”“听说你到了巴黎，那是真的吗？”“火车上你何处藏身啊？”

总是有人向我问这问那，每一回我都得把我的冒险经历复述一遍。



近来甚至收到许多信件,写信者问我,如何才能轻而易举地溜到巴黎。为了一劳永逸,我下定决心把我的经历付之于笔墨。

我嘛,本是一只普普通通的家鼠,我的名字叫斯特凡。可是打小起大伙儿就管我叫“海狸鼠”,我怎么会得到这样一个稀奇古怪的称呼呢?说来话长。从小我就有一个习惯,就是喜欢啃树干。通常情况下,只有海狸鼠才爱这样。我的爸爸妈妈把这看成是一个谜,爸爸甚至认为我不是一只凡鼠。可是随着岁月的流逝我突然改掉了这个习惯,也许是我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——凭我的小小鼠牙是无法啃断大树的。

我的出生地是慕尼黑,唔,慕尼黑的天堂大街。如果有谁认为这条街名是我信口胡诌的,那他可以找一份慕尼黑城市交通图来瞧瞧,那上面就有天堂街。这条大街是确实存在的,只是我的故居已经荡然无存了。

我的故居是一栋妙不可言的老屋,它的四周高楼林立,尽是一些拔地而起的新建筑。在我们这栋老屋的后面有一个院子,院子小小的,还长着两丛接骨木。

我们一家就生活在老屋的地下室里。这个老鼠之家有妈妈、爸爸、爷爷和我的三个兄长,它们分别是“大

牙”、“短尾”和“白爪子”，我还有一个妹妹，它的名字叫丽洛菲。

在我们上面一层住着一个名叫艾勒斯的老先生，他还养着一只公猫，名叫卡尔罗。小院子里常常响起可怕的猫叫狗吠声，那是一条名叫伊塞格里姆的狗从楼上下来追咬卡尔罗了。



伊塞格里姆是一条卷毛狗，它和它的主人——画家克林格尔住在二楼。画家作画之余最喜欢吃奶酪和白面包，基于这个原因，他深受我们老鼠的热爱。伊塞格里姆以前是一条马戏团里的狗，走南闯北，见过大世面。它能用两条腿走路，有时候在我们老鼠的央求下，

它会给我们表演一个漂亮的空翻。它对我们老鼠非常和善，而且和绝大多数动物都能和平共处，就是猫除外。它对猫恨之入骨，这倒不是出于狗的天性，这里面另有隐情。

当年在马戏团里，伊塞格里姆曾有两年之久与一只猫同台献艺。那只猫睡在一个婴儿车里，身上盖着婴儿被，而伊塞格里姆呢，穿一件白色短褂子，把那辆婴儿车在舞台上推过来推过去。那只猫躺在婴儿车里朝它龇牙咧嘴，作威作福，而它却不能扑上去咬它一口，只能在众目睽睽之下推着婴儿车绕圈子。

有一天晚间演出时它终于忍无可忍了。那只猫压低嗓门对它说：“我的天哪，伊塞格里姆！瞧你那滑稽样，穿着短号衣，迈着罗圈腿……”

伊塞格里姆扔下车就向那猫扑去。猫蹿出被窝逃向观众席，伊塞格里姆穷追不舍，马戏团的大帐篷里观众的尖叫声和狂笑声响成一片。

从这个晚上起伊塞格里姆永远结束了舞台生涯，马戏团把它卖给了画家克林格尔。

可公猫卡尔罗却成了马戏团里那只猫的替罪羊。刚才还是安安静静、客客气气的伊塞格里姆只要一见



卡尔罗，眼睛里就冒出恶狠狠的火花。“猫就是猫，天下的猫一个样！”它怒不可遏地说。

我们老鼠随声附和。

其实卡尔罗已经老态龙钟了。说句良心话，它也挺和颜悦色的。我爷爷时常告诫我们：“别为难老卡尔罗了，它的爪子都秃了。”

我爷爷和卡尔罗是在天堂大街的老屋共同成长起来的。

爷爷对我们说：“早先，当卡尔罗年轻的时候，可是一个危险的老鼠杀手。它时常整小时地守在老鼠洞口，无声无息。如果你以为它已经离开了，是从鼠洞里爬出来的时候了，它就会闪电一般地伸出猫爪，把你扑翻在地！我的兄弟姐妹们几乎全部命丧它手。”说到这里，我爷爷沉默了一阵子，然后继续说道：

“有一回卡尔罗几乎逮着了，幸亏我及时钻进了鼠洞，只是我还没来得及缩回尾巴，喏，它竟然把我的尾巴咬掉了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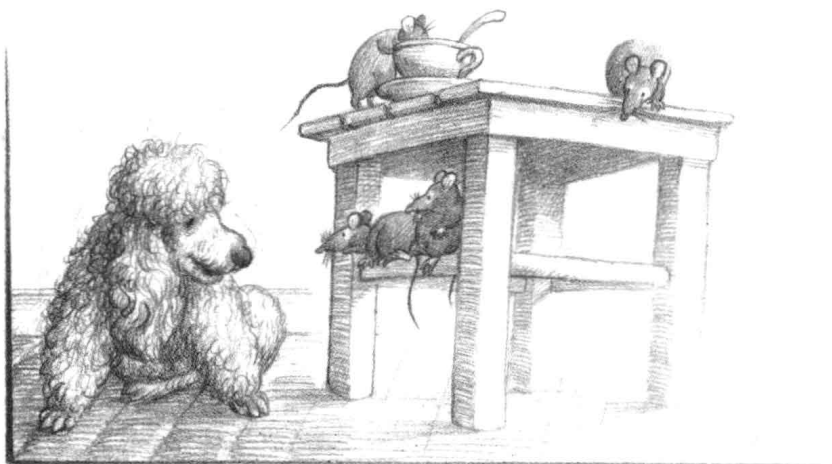
爷爷每当向我们提起猫的凶恶时，总是警告性地竖起秃尾巴桩，“瞧瞧，猫是多么凶险！”

不过，前面我已经说过，卡尔罗已经衰老了。它的主人艾勒斯从肉铺买来了足够的鱼肉，它饱食终日、昏昏欲睡地蹲在窗台上，让阳光暖和它的爪子。



有的时候,不,应该说偶尔,猎杀的天性会在它的体内复苏,它会突然跳起身来,跟在我们之中某一个的后面。然而它步履迟缓,俨如梦游。尽管如此,我们这些鼠崽儿还是选择爷爷或伊塞格里姆在院子里时才下去活动。

爷爷这个时候就躺在卡尔罗旁边晒太阳,距离不那么近。两个老者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儿,共同回忆着过去的时光。



2

日子就这样一成不变地过着。爸爸和妈妈在克林格尔的餐室里啃啃奶酪，爷爷在院子里躺在公猫卡尔罗附近晒太阳，我们这些鼠崽子傻坐着，常常感到乏味无聊。我们时常去请求伊塞格里姆讲讲外面的世界，讲讲巴黎，那里是有着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美味奶酪的地方，或者讲讲瑞士，那是老鼠的天堂。

伊塞格里姆讲道：“你们是见过大孔奶酪的，那就是著名的瑞士奶酪。可是你们知道那奶酪上的大孔是